

舀出來 送出去

／張琴惠

暑 假餘剩的最後幾天，想重新拾起這枝禿筆，再次在文字工作上開始耕耘。久不寫中文，駕馭文字的能力竟然大大退步了；國語辭典，英漢辭典不離手，找到一個字，又忘了另一個字，越寫越挫折，終於把筆一丟，做家務去了。花在擦窗子，洗衣服的時間，至少還不自費，多少會給我一點成就感。

筆是丟下了，心裏卻丟不下這個工作。心



中默默祈禱：「主啊！妳真要我做這個工作嗎？若是，請給我一個印證。」那天無論是做家務，或去散步，這個祈禱一直在心中。

次日晨更時，讀到約翰福音二11；耶穌在迦拿變水為酒的這段經文，讀到「現在可以舀出來，送給管筵席的。」心中怦然大動。再看到「他們就送了去」，內心感動更深了。這些僕人們，沒有絲毫疑慮：「怎能送上白水？」也不怕可能受管筵席的責備：「何以送來白水！」僕人們一步一步地照耶穌的吩咐，去把缸倒滿了水，舀出來，再送給管筵席的，真是標準的僕人，唯命是從，毫無主見。順服的結果是神蹟的出現，白水變成美酒。

回想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，神召喚我進入密室，此後一年多的時間，在黑暗與靜默中，我像一條受造物主悉心孕育的繭中之蛹。在毫不引人注意的死灰色的外殼內，蟄居在黑暗中，小蛹蟲，卻能感覺到造物主的作為。祂拆毀潔淨，祂教導啓示，祂剛強醫治。這個過程又

苦又甜，滿溢著主恩。

暑假一開始，內心常有個蠢動，要把繭中生活的點滴，藉文字與主內肢體分享。可是，兩個反對的聲音常在耳旁細言：「平凡的經歷，何必寫？」「時候還沒有到呢？等妳蛻變成美麗的蝴蝶時再寫吧！」

偶爾也會不顧一切地提筆，可是那舉步維艱的感覺就常令我懷疑，主是否真的要我從事文字工作。如此，我禁口封筆。

可是現在一切都改觀了；昨天所求的印證，今晨得到了，真比台灣的「限時專送」還快。耶穌說：「現在可以舀出來，送給管筵席。」祂的聲音淹沒了其他的聲音，否定了其他的看法想法。雖然，我的缸未滿，主說：「現在舀出來」。所以，立刻行動，不敢再等。所舀出來的可能只是淡而無味的白水，主卻說：「送給管筵席的」，我只得照做。我心不再躊躇，因為我看見了白水的可貴，在於它的平凡，它是人生活不可或缺的。像那六口石缸的水之原來用途一樣，可供人洗滌，它也是止渴最有效的飲料。但求所分享的，真誠無偽，像純淨的白水，沒有污泥雜質，讓變水為酒的耶穌，用它來滿足與我同奔天路的同伴們不同的需要。

我於是對耳邊的聲音說：「住聲！」就舀水去了。